

天酿

□蔡晓舟

浆果之酿，自幼神往，何况人在中年后、堪比黄花瘦时更需美酒这杯雨露的滋润。曾信步千里，只为寻找自然的馈赠。这场邂逅在酱酒源头的奇遇，注定发生在热情高涨的春夏之交。一杯老熟的陈酿不小心牵扯了心中缕缕情思，那袅袅升腾的酱香便是一首诗的开始。

一次红色之旅，感慨了多少人，一杯壮行的酒又使多少人梦中追怀。虽说酒能纵情，可当年的豪情岂止是一杯烈酒所能引燃。

周恩来豪饮，千杯不醉，天下闻名。他持酒弄杯，以周旋在艰苦的统战生涯为乐。

李白见月思酒，引月亮为知己，笃信月亮之上有乾坤，常把酒问月，慨叹人生苦短。

一股酒香，至今仍浩荡在楚辞的天空里。在《九歌·东君》中，屈原以杯中之物，毫不迟疑地映照出称为东君的太阳神以北斗为杯、开怀痛饮的场景。

俱往矣。

酒是一棵人神共享的忘忧草、风情树。酒是旅人游走天下时，背得起放得下的行囊。酒是一个诗人在精神的流浪中，少不了的白天和黑夜。

善饮之人误入酒局，就像一个演员被导演侥幸选中。面对钟爱的一口，定会在量的把控上故作矜持。然后，当透明得虚无的琼浆注进深不见底的肉体器皿，诗的遣词、大方的仪态、滔滔不绝的语速，都被浓烈的酣畅波涛屏蔽。最后，竟然毫不费力地还原了一次真实的自己。

当酒鬼遇上酣客，只是各怀雅量的江湖兄弟。当酣客遇上骚客，他们才算是一场知己的真正邂逅。

说来也巧，一群骚客曾在一个叫酣客的酒厂采风。男女酒鬼在酣热的车间里，踩着酣红的曲醅而舞，伴随豪放的节拍自然是酣歌一曲了。不曾想，一场酣宴过后，这群饮过“酣客”的骚客竟一个个酣态尽出。

自古以来，酒是千年不息的话题，亦是一个变幻莫测的精灵。喝它，炽热似火；不喝，冷酷如冰。它柔软时如锦缎，锋利时如刀刃。沉沦时能让你以痛苦和发泄，交织成癫狂之状。欢喜时又醉作引子，点燃心中一片痴情，从而获得精神的最大快意。

天君赏美酒，地王赐佳肴。对一杯能称之为琼浆玉液的追求，好似曾经的旷世暗恋。也仿佛迟暮之人在芳华尽逝后的青春追忆。终于，在酱酒和感官的亲密接触下，酒液的小溪在喉咙中分成无数条看不见的酒线，正直抵渴望之焰。看似火上浇油，实为一艘情趣之舟，正在欣然越过生活波涛。假如，它身上携有密码的话，解码的一定有叫境界的文字。

酣客之饮，酣畅淋漓。一场豪饮，会让你在众目之下释然得毫无拘束。当无色透明的酒体接触到蓝色悸动的思想火花，心中艰涩便为之自觉化开，亦真亦幻的浮云或被辽阔天空中的赤足阳光替代，勾兑了酒香的空气，此刻应该最适合朗诵。这时，味蕾载不动佳肴被引退，而心扉正好开启。

美酒何处来，酒从猿猴之酿来。美酒何处来，酒从传说的天酿来。美酒何处来，酒从万般辛苦中涅槃而生，从五谷杂粮里脱颖而出。

为酒者，始终以一滴酒十滴汗的独特勾调方式出场。

俗话说：男人是高粱，女人是酒曲。但做酒的男女必须耐得住寂寞，才能酿得出经得起舌尖尖于味蕾、时光和岁月咀嚼品评的好酒。

当骚客的黑暗喉咙，吞没杯底最后一片酒的彩霞，心中愉悦的词语一定能编织成天上快乐的星幕。从而让你的文学之路斑驳，让你疲惫的脸庞印上精气神，而倍添在滚滚红尘中傲视群雄的信心和勇气。

酒在消解生活不快时，可作平衡之用。大诗人李白在《把酒问月》中，以一句“唯愿当歌对酒时，月光长照金樽里”，让他在宇宙的廊下，找到了淡化自己渺小的理由。这些，当归功于他在日常观照的冷酷现实中，能常与酒神相伴，努力用痛饮来追求逍遥与洒脱。

酒，是情感的培养液，也是功败垂成的推手。《将进酒》《满江红》就是从酒中升华出来的文学精粹。然而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，在千古的历史长河中，又有多少仁人志士被它麻翻了神经、耽误了前程。

酒的洗礼，从精神而到灵魂。酒的领悟，从品鉴而到沉醉。

除却高翔在美酒河上，那片酒做而硕大得无法打包的云彩外，这次踏石留印的夜郎古国之行，我们带走了巷子深处的酒旗猎猎声，带走了被唐诗三百首遗忘的那滴浆香。带走了李杜大师们喝了一辈子酒也未曾见过，却一直在那条长长酒丝中驻足的酒魂。也带走了由酒魂牵扯出的一个个酿酒如同酿造生活的传奇故事。

当然，我们也顺手牵羊地带走了那杯储存心中的“天酿”。

心窗
片羽紫藤人家
孙镜福

艺术为何会成为尴尬

□云墅

灯下
漫笔

台湾专职作家侯文咏写过一个小故事——“有一位甚文艺的男人读了一本书，书中这样描写日本京都鸭川附近的先斗町：入夜之后，你可以沿着鸭川旁的居酒屋一家一家喝过去，等七八分醉，摇摇晃晃走到垂柳淌水的河边，恣意地把脚泡在水里，醉眼望向小桥，小桥上艺伎趿拉着木屐摇曳而过……”

男人为那排可以边喝酒边看河水的居酒屋深深召唤，亦对那摇曳生姿的艺伎和淌水的垂柳充满向往，于是在拼命存了一年的钱之后，他收拾行囊，直飞京都，想要彻底体验一回清酒、艺伎、垂柳这一切叠加的完美情怀。

但结果却是：别说一家一家喝过去，就只一家的清酒，价格就让人惊掉了下巴；别说垂柳淌水，若能垂着几条绿丝绦就已然不错；好不容易吊着一只脚凑合伸进水里，却猛然惊见对岸裸腹的大肚子日本男人正

朝河水里解小急……

文艺男人落荒而逃。其实这样的尴尬在我们的经历中也不鲜见。

人类自诞生精神文明之后，艺术总给人无限的慰藉、启示和力量，甚至成为影响人一生的坐标。

但艺术终究是一种“包装”，或华丽或凄美，或雄壮或婉转，包装它的或有人的故意和别有用心，但更多的是创作者当时的心情、境遇和思考。

川端康成在他的散文《花未眠》中，有这样一段描写：“凌晨四点醒来，发现海棠花未眠，我大吃一惊。花在夜间是不眠的，它们昼夜绽放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，可我仿佛才明白过来，凌晨四点凝视未眠的海棠花，觉得她美极了，盛放中，有一种哀伤的美”。川端最后说，他发现海棠花哀伤的美，是因为他恰巧在凌晨四点醒来又恰巧一个人住在宾馆里。

所以艺术之美，其实是一种意外，是邂逅所得，是亲近所得，稍纵即逝，想要复制或再现它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除了需要外在的机缘巧合，还与个人自身的敏感心、美学能力，甚至读书的深度、阅历的多寡紧密相关。

拉斐尔一生只画圣母，画风柔美而圣洁，你可以沉醉在他的油画形象里，但你不能要求自己的妻子也能日日性感如斯；琼瑶是爱情的造梦祖师，但你不能在平凡人生中也造就一帘幽梦；云南洱海在一篇篇美文推送里宛若仙境，但身临其境时，你却会无限厌恶它的商业气息和受累于无处不在的垃圾。

观摩艺术，不一定要把它变成现实，真正的欣赏在于想象、享受、喜欢直至赞叹不已、拍案叫绝，再深一层便是思考，若再深一层便是创作，不过这一层需要天赋的配合，但只要不是生搬硬抄、强行复制，艺术就不会成为尴尬。

药坛本草

□陈健全

玉兰
一瓣

“诸药所生，皆有境界。”周末，只要去南通博物苑逛逛，总喜欢到药坛看看。

药坛，就在百年博物苑的南馆、中馆周边。一畦畦的园圃内栽种着数十种药用植物，且每一种草药前，都列有其名称、功效及产地的说明牌，一目了然。至于药坛的来历，更是让人肃然起敬。其间立着的一块牌子，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：“坛内所植的药用植物，均产自本地，当年由苑主任孙钱亲手采集栽种。药坛之设，既向人们普及了药学知识，同时也对防病治病起到积极作用。”

芳菲四月天，南馆门前赏过花影婆娑的木绣球不提，低头四顾，一地的泽兰、马兰、薄荷、益母草、艾草等盈盈铺了层新绿，满目尽是新鲜的气息。年初起因了疫情，闭馆两个多月，药坛的一草一木今朝相见，格外亲切。

东首，葳蕤充沛的马兰、芍药之外，最心仪的要算是泽兰了。盖因，《诗经》之“士与女，方秉兰兮”中的“兰”，《楚辞》“浴兰汤兮沐芳”“纫秋兰以为佩”中的“兰”，即是今日所称的泽兰。它的好，倒不在其花，而在子叶。它的花虽香，但细微到必须细细分辨。叶子却比花香，手揉一揉就会散发出一股奇异的馨香。入了秋，泽兰的顶端会开一蓬蓬浅紫色的头状花，排成复伞房花序。花也許算不上多美，但胜在清秀，别有一番秋天的韵致。据说，晾至半干的时候，叶子香味最浓。除了可以入香囊，还能用来泡澡，药效与薰衣草类似。煎成汤药有利尿、去黄疸及通经络的效果，有相当高的药用价值。

抚过青青艾草，手有余香，入眼的又是

滴翠的薄荷。不知咋的，我对薄荷的绿情有独钟，觉得它增一分绿肥，减一分绿瘦，不增不减正好。望着这一抹清澈纯粹的色彩，如微风中的清凉，不由想到小时候在燥热的夏季总有薄荷的气息吹过。那时，老家院子里的花坛、瓦盆中，乃至墙角旮旯，除了藿香、佩兰、淡竹叶之属，还随处可见薄荷的身影。到了炎夏，爸妈常摘其叶子，汲清凉的井水洗了，单独的，或是与藿香、淡竹叶为伍，泡于茶缸，凉凉爽爽，视作清热解暑的恩物。自然，我也没少喝过。还有夏日的街巷中，常见老太太在额头太阳穴贴一薄荷叶，说是清凉、祛风，功效等同风油精呢。

不过，及至长大，薄荷的绿色又容易引人遐想，联想到一些物象。比如，朱自清先生笔下梅雨潭的绿，以及清少纳言《枕草子》中写小镇上的卖花女子，“薄荷绿色及踝长裙，长发束起，面容平淡”，人与花一样静气安然。

缓缓西行，中馆前的海棠、樱花早已落英缤纷，灿然一树青绿。荫翳的树丛底下，除了一岁一枯荣的薑荷、鸭儿芹、玉竹，便是经年常绿的虎耳草。但见它圆心状的叶子，成束簇生，叶面白色的花纹仿佛老虎耳朵一般，真可谓名副其实，应景得很。俯下身来，凑近看，紫红色的小花蕾沾着昨夜春雨，晶莹玉珠，星星点点。缘于今年的通城入春比往年早20多天吧（据2020年3月17日《南通日报》报道，南通3月7日已正式入春，往年平均为4月1日），还没到初夏的花期，已有小花迫不及待地绽开了。一花一世界，其花分五瓣，两大三小，两片大花瓣披针形，颜色纯白；而三片淡粉红色

的小花瓣，则呈卵形，并散生着鲜红斑点。如此极不规则的花瓣组合，顿生说不出来的奇妙感。

当然，感觉更妙的，莫过沈从文先生的《边城》写到这虎耳草。说是它长在溪崖上，叶子肥大到可以做伞，翠翠在梦中被一种美妙的歌声逗引着，灵魂浮了起来，飘飞去摘了一大把。后来她真的摘了，那象征着羞涩的她心中萌生的爱意。只是，后来发生种种变故，虎耳草与歌与梦之爱，未能实现罢了。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：“那个在月下唱歌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，还不曾回到茶峒来。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，也许明天回来！”想起来，汪曾祺作为沈从文的弟子，在怀念沈先生的《星斗其文，赤子其人》一文中，正是以这样一段话结尾的：“沈先生家里有一盆虎耳草，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盆里。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。这就是《边城》里翠翠在梦里采摘的那种草，沈先生喜欢的草。”

本草幽幽，沉迷其中。石榴树下，刚拐了一个弯，又遇兀自爬蔓的何首乌与野葛缠绕着，它们超然无语，却有股燎原向上之势、野逸之气。“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绕着，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，何首乌有臃肿的根……”不承想，就在一方藤架前，忽闻琅琅书声。原来，有小学生一边往本子上抄着药名，一边竟背诵起了鲁迅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。

苑中转了一圈，又从南馆门前过，看花识草的倒是络绎不绝。抬头望去，南馆门楼上先贤张謇题书的金字楹联，历百年沧桑犹是亮堂，那是：“设为庠序学校以教，多识鸟兽草木之名。”是呀，别的不说，单是这本草润性的药坛，便是一枝一叶总关情。